

醫藥常識

雲間陳其昌編

(引言) 諸君莫笑。俚俗之民間醫學。不登大雅之堂。應知國醫真義皆在民間。國醫館而欲整理國醫。國醫所負使命。當然絕大。但是深入乎鄉村。其習用俗語常識。亦當加考察。夫一國之民。醫生究屬少數。百庶四民之心理。歷數千年來之印像。苟非兼顧並蓄。不爲功也。此常識與認識。須分別體用。民有常識。醫增認識。相互相助。不難幾於大成。因有此書。所謂於整理醫學上。從根本着想者也。識者宜毋笑此爲多事。而鄙其俚俗。今有姚子者。海上明月也。陳生往而謁。再拜稽首而問曰。醫學在民間。可得聞乎。姚子曰。古諺所傳。不可不信也。要皆經驗談耳。詞甚鄙俚。意長足取。愚夫愚婦之可以通。哲士明人有所不知也。爲醫不尙多言。說嘴郎中無好藥。以其議論多而實驗少也。急驚風碰着慢郎中。言其事之不可以緩也。走馬看花。言天花之變幻莫測。同於喉風疔瘡。因亦有走馬看喉風。走馬看疔瘡諸說。人之患。患在於食。傷寒之病。病在腸間。故曰。餓勿殺傷寒。較天痘之要氣血飽足。尤屬不同。因爲天痘之發生。必致氣血兩虧。因有飽勿殺天痘之稱。陳生曰。然則民間相傳之說。皆補充看護者之常識。其言愿。其利溥矣。姚子曰。國醫真義。皆在於民間。多數流露。比唐宋以來。所謂各名家之說。實有勝過之。陳生問曰。何以有眼傷寒之稱。姚子曰。知乎眼病。皆腸病也。忌用涼藥。陳生問曰。何以有寒勢尿之稱。姚子曰。凡人卒遇暴寒。必欲解洩。所以不耐其寒者。爲尿酸所支勢也。

。所以其人血行流利。雖寒無所畏。而其人血行不利。于是結核。結核則水分非所需也。內經三陽結謂之消。惟是論。且夫少陽目眩。太陽載眼。皆屬腸病。

陳生曰。何以人之習罵於人者。言其語之不當。必曰戾嘴屨舌頭。姚子曰。謂戾嘴與屨舌的經絡部位同也。惟上下分耳。一經之所蔭。互爲感通。所以人有口歪之疾。其病當治之於陰部。

陳生曰。暴病屬熱。久病屬寒。有諸否。姚子曰。此其大概也。因此胎前忌用熱藥。產後忌用寒藥。總之其人突然暴瘦。其病多寒。不瘦而恆常者。其病多熱。此其別耳。國醫所謂寒熱者。寒屬於結核。熱屬於化濃。一是急性。一是慢性。

陳生曰。謂男不離妻。女不離覓。信然乎。菲是與奮劑。覓是強血劑。菲以起陽。覓以滋陰。所以世人常云。上牀老下牀姜。謂姜可以避寒氣。老卜可以消胸滯。陳生曰。然則頭痛吃川芎。腰痛吃杜仲。若何。姚子曰。信哉。其言頗當。不可外也。

陳生曰。所謂流注流注。留住一張嘴。得非然與。姚子曰。流注之病。除嘴之部位不生外。其他部位。皆可生也。故云。陳生曰。疔脹吃肉。走黃可虞。得非然耶。姚子曰。信然。爾其識之。面上無好疔。

陳生曰。所謂出疹出痘。有輕則一二三。重則四五六。何謂也。姚子曰。言其報點立足之日數也。在外科之中。稱一二三者。謂疽發之頭。有二頭者。必有三頭。皆成單形。從未有雙形者也。

陳生曰。油膩水果。嗜吃嗜吃。變成痢疾。此言有諸否。姚子曰。水果可吃也。多吃無妨。惟不宜與油膩同時吃。吃則病作矣。

陳生曰。瘧疾稱爲麥柴黃病。打板子病。此又何解。姚子曰。打板子。隱語也。像發病之狀態。麥柴黃。言其病之起源也。大概無錫有桑葉黃。浙江有麥柴黃。均是一種地方病。猶江北有姜片蟲病。皆言病性。至於秀才瘧。謂瘧疾之不能飲食者。噤口痢。謂痢疾之不能飲食者。瘧痢二病。鄉村患者特多。所以三日二頭。一日頭。以及血毒痢。濕熱痢等名目。鄉村之人。類能言之。

陳生曰。男人十有九痔。女子十有九帶。謂氣血虧乎。曰其病皆花柳毒也。痔者脫肛。帶者菟血。皆爲性交時。挫其宗筋。努責腸頭所致。換言之。皆轉筋病也。

陳生曰。夾陰傷寒。夾經傷寒。世人所藉言之。有其事否。姚子曰。此卽仲景所謂動經之病。一病而二病也。風邪。血毒。兩爲之滯。

陳生曰。今人每曰肝氣脹。肝之中。是否有氣。姚子曰。肝氣脹者。謂肝神經不舒也。輕則牽引肋腰。重則感應肚腹。頭眩吐逆。非肝神經不舒而何。所以小腸疝氣。以及心氣不足。膽氣不旺。膀胱氣脹。胃氣痛。所謂氣者。皆以稱神經也。

陳生曰。所謂豎頭傷寒。夾食傷寒。刺脅傷寒。別足傷寒。此等名目。可成立否。姚子曰。豎頭。夾食。刺脅。別足。皆病於腸也。其感應有上中下之別耳。

陳生曰。濕溫病之名目。可成立否。又有稱濕溫傷寒者。姚子曰。此俗名也。濕就是菟血

。溫就是病熱。亦無不可稱。陳生曰。然則霍亂吐瀉。其名詞成立否。姚子曰。亦俗稱也。謂其吐瀉之神經。像揮霍撩亂一般。字說霍。小山也。猶言胃道中顯形丘頓。以致上下相亂。陳生曰。然則急驚風。慢驚風。其名目成立否。有人將驚字改瘳字。其理何在。姚子曰。風。言其動也。驚。言其病源也。急慢。狀其發病遲速也。一名。而病狀。病源。病性。皆屬之矣。所以中風之中字。亦驚風之屬。謂風動於神經。神經出血。急則爲結核。慢則爲化濃。於中樞神經則昏迷。於四肢神經則顛癡。然其病。所以病風之外襲者。良由於卒然驚駭。所以中風不病於跌撲。實病於因跌撲而自爲驚駭。於是神經因血行暫時阻止。而損傷。而出血矣。

陳生曰。稱明醫曰儒醫。得勿因張子和儒門事親一書然乎。姚子曰。通天地人之謂儒。通儒之謂醫。非謂張子和書然也。否則丹方可以說朱丹溪方。而丹方不自朱丹溪始。成方可以稱成無已方。而成方並不自成無已始。

陳生曰。何以稱啞子吃黃連。姚子曰。此猶言聾子吃柴胡。一以意耳。再山東之區。不產麥冬。所以有山東人吃麥冬。譏其不能懂也。更有載於史書者。例如不解許事。請食蛤蚧等。甚多。再如倭子肚裏疙瘡多。人之所倭者。以天賦發育不足。易成瘳病。稱疙瘡者是也。又曰傷風不醒便成瘳。然則所以成瘳之由。都因於醫誤。以及失治而然。惟是。得醫學倡明時代。所謂勞病一症。決可免除。使字典之中。尋不出一個瘳字。而瘳之病庶幾永棄於世。

陳生問曰。所謂換湯不換藥者。何謂也。姚子曰。試舉本草而觀。藥只三千餘味。又取方書以觀。方得數萬之上。抽調一二藥物。已換一張方式。所謂換湯勿換藥者是也。陳生曰。稱藥料中之甘草。謂其物之繁用也。甘草是否繁用。姚子曰。試以仲景方書觀之。卽可知矣。本草說甘草。平性。調和藥用之物也。且能解毒。陳生曰。桔梗爲百藥舟楫。何以不名爲藥料中桔梗。而名曰藥料中甘草。且甘草其味甜。良藥苦口利於病。得勿誤乎。姚子曰。桔梗不著用於古時。古之桔梗。矛蒙是也。紫參是也。故獨以甘草名。而甘草者。卽山齊之屬。世俗謂齊菜可以滅病。則甘草之用。似無不當。况甘草之性。亦非甘也。甘字當作苦。而甘草之本性爲苦。本草已述矣。

陳生曰。乾十年。濕十年。乾乾濕濕只半年。乾乾濕濕。病生於蟲也。戶朽生蠹。可不畏哉。姚子曰。啫。得其道矣。

陳生問曰。語云。運來看病尾。時退看病頭。此世人之稱時髦與倒靨醫生之別。倒靨醫生。亦稱曰白花郎中。此何解也。姚子曰。白花比之以藥也。藥不怕蛀。只怕霉。霉卽白花也。所謂看病尾。亦未必然。像痧子尾巴。最是難看。所以稱痧尾巴。節節活。

陳生曰。實病無藥醫。所謂實病者。當然是不虛之症。何以無藥醫。姚子曰。古人所謂實病者。通作窒。卽仲景寒實結胸。胃家實。胸中窒諸條。謂其病已成窒實狀態。所以無藥醫也。俗稱實病無藥醫者。惟瘋癲臍膈四大症是。考古人所謂虛症。並不是說其人能力薄弱。謂之虛。謂有風邪寄墟於神經。乃謂之虛。所以分別血毒窒實稱也。